

网络小说+爱情鸡汤

A S D

# 京上

网络小说 金琥 著

+ 爱情鸡汤

# 之恋

我们就这样，相抱着睁大眼睛甜蜜蜜地躺着。世界只有我们两人醒着，一切幸福都被贪睡的人错过了，我们静静地享受着。最后，她在我头上亲一口，就走了。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荣誉出品

网络小说 + 爱情场场

新疆人民出版社 **荣誉出品**

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京广之恋/金琥著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 
2000.9

(网络小说)

ISBN 7-228-05858-5

I. 京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3860 号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 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 
邮 编 830001  
印 刷 湖南省长沙市...  
发 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 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  
印 张 16  
字 数 400千字  
版 次 2000年11月第1版  
印 次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48.00元(含邮费)



#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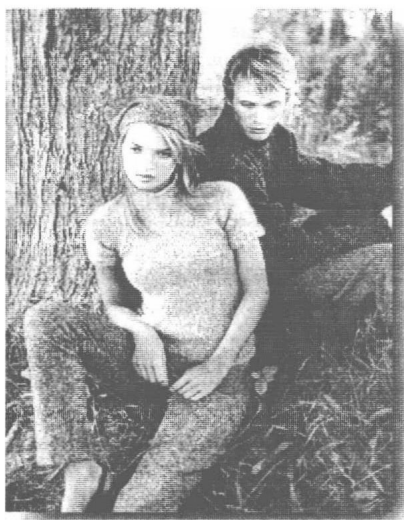
1 京广之恋

90 想活好

165 新生



# 京广之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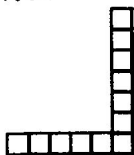


1

## 上 篇

一

在我正筹备去北京过春节的时候,小青妈,就是我即将要称之为“岳母”的人,在北京向小青灌输说:



“现在经济发展了,男人一天比一天坏。要是将来阿阳在广州打你骂你对你不好,你举目无亲连哭的地方都没有;阿阳要是将来另有新欢,把你休了你往何处去?”

这令小青很是放心不下,几次来信来长途电话,审问我是不是真心爱她。

我对小青说:“我是真心爱你,没有你,这日子简直没法过,春节我就去北京接你,你把身份证寄给我,好让我为你买机票。”

我到民航售票厅去买票,意想不到的好买。这一年是中国民航史无前例的空难年。也许是人们心有余悸的缘故,临近春节,售票厅里异常冷清。

我买了一张广州至北京的票,同时买好了十四天以后我和小青的回程票。

下飞机后,再坐机场到市区的班车,于下午五点多钟跨进小青的家门。小青妈正在卫生间里侍候一台洗衣机。

我叫了她一句:“梁阿姨。”

她抬了一下眼皮,便不再理我。

六点多钟,小青回家了。我们一见面,脸上都一下子兴奋得红了起来,静静地站着,我对她说:“你好!”

她也对我说:“你好!”

我们还不能当着她家人的面,热烈地拥抱。

睡梦中，我的嘴被一只女人的手捂住了。我立即惊醒。是我的女朋友小青的手，温柔而芳香，紧紧地捂着，生怕我叫出声。

我在睡梦中曾经被小青弄得惊叫着一坐而起。她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“亲爱的，是我，别叫啊！”

小青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。

我完全清醒了，睡意全消。

“我知道。你真的来啦？”意想不到的温柔与甜蜜，由小青于半夜悄悄带来，我感到彻头彻尾的幸福，悄悄地给她说说。

我爱怜地摸摸她，手在她光洁温润的大腿和小腿上走了一个来回后，又沿着她的臀部往上摸，才知道她就穿一条三角短裤和一件情侣衫，站在我的头边。

客厅里一片漆黑，也不知小青是怎么摸进来的，居然没有弄出半点声响。暖气似乎还开着，但在北方隆冬的深夜，我感到小青的皮肤一会儿比一会儿凉。

“让我进来，冷。”

“好，你要慢点，别弄出声响惊醒了你爸妈，先让我给你腾个地方。”

这次春节来北京探望小青及她家人，诚心诚意地拜年，因为她爸妈猜到我会把她带回广州，所以只给我睡沙发。

我不生气，每天晚上总是先于她爸妈睡，而且睡得笑眯眯的，以表达我为了能和小青在一起过一辈子，敢于上刀山下火

海的决心，何况是睡沙发呢？

我和小青都屏住呼吸，仔细聆听这套房子的反应。奶奶那边隔了两道门，听不到一点声音；她爸妈睡的房子和客厅相连着，隔一道门且门没有关。

她爸妈都进入了更年期，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综合症。她爸的症状较轻，还不至影响到睡眠，所以鼾声仍旧壮实，络绎不绝；她妈的症状较重，睡眠里也显得焦躁不安，我知道像她妈这样的睡眠，睡和醒只有一纸之隔，稍有声响便能捅破。

我没有想到小青深夜真的会来。

白天，我们被她妈盯得紧紧的，没有一点机会，惟一的机会便是早晨起床后，小青当着她爸妈，肆无忌惮地侍候我洗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卫生间争分夺秒地拥抱和接吻。那天，小青抱怨她妈，我说：“别怪你妈，你是她的宝贝女儿，她当然得管，假如我们将来也生一个女儿，这么大了也带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回家试试，我们也会像盯特务一样盯着——有狠你半夜到客厅里来呀！”

小青就勇敢地来了！

而我当时仅仅是跟她开个玩笑而已。

我侧起身，腾出一边沙发，小青的身子还只进来一半，我已经感到了她的全部温柔和我自己的万分激动。

等到她的身子全部挤进来，我便紧紧地抱住她；她也紧紧地抱住我，直往我的怀里钻。

我们如火如荼地拥抱着，把爱欲不约而同地发泄在吻

上。

一股巨大的爱和激情使我膨胀，我无与伦比地爱着怀抱中的这个女孩，我一定要娶到她，激情使我难捺，差不多要叫喊了。

小青和我是同样的感受。

她在我的怀里哆嗦，嚤嚤的像在哭。

我再一次不过是很温柔安慰性地吻她，说：

“我爱你！”

“我也爱你！”

小青忽然又松开一只手，我感觉到她在褪自己的裤衩。

我说：“这不行！”

“你怕什么，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”

“不行，这太荒唐了。”

“这不荒唐，我们早就是夫妻了。”

“只能说是同居，一没办证，二没征得你父母的完全同意，哪能随便叫夫妻？”

“结婚证想办就办，反正条件都具备；至于我父母，你不必怕，他们干涉不了我们，你在乎的应该是我爱不爱你。”

“当然。我知道你爱我，所以我就信心百倍。为了你，我要忍辱负重，睡沙发我也不在乎。我想我们要好好地争取你父母；这样被他们看见，还不骂我们是一对狗男女？”

“反正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轻轻地不弄出一点声响——你让我尝你一口。”

“我们尝少了？回忆一下过去我们销魂的时候代替吧，啊？”

“不回忆，越回忆越想——阿阳，你说我今天是怎么啦？平时总是你主动你瘾大，可今天早晨你要我半夜来，我一天都在想，晚上也睡不着，我一直没合眼呢，等到现在，你又不答应。”

“不是不答应，实是太荒唐了，在你父母的眼皮底下，况且，这是地方么？”

“怎么不是地方，你上来。”

小青想给我腾个翻身的间隙，动作力大，沙发承受不了，抗议似的一声“嘎”响，她爸的鼾声倒没受影响，她妈妈的跳跃似的气息随之消失，安静中我们的想像变得清晰透明，我们仿佛看到她妈坐起，无声地找鞋，站起，向我们这边悄悄走来。

小青使劲抱紧我，想把我们抱成一个人，说：

“别怕，就是被妈发现了，谅她也不敢声张。”

我紧张得不敢接她的话。

随后，我们不再说话，心照不宣地相互厚起脸皮，等待妈的揭露。

这样模模糊糊地守了一阵，她妈不均匀的气息又加入她爸的那曲漫长的睡眠交响乐里，我们逐渐轻松，并恢复理智。

“冤枉这一阵紧张。其实我妈不可能知道这会儿我会跟你在一起，听到你翻身的声响她也不会来，我们这叫做贼心

虚。”

“你错了，其实你妈内心挺喜欢我的，她经常起床到这边给我盖被子，每次我总是装睡，不领她的情。”

“我再待会儿就走，你再好好地抱抱我。”

我亲昵地搂抱小青，说：“一辈子能够这样抱着你，我就足够了，我觉得你越抱越香。”

“你还想吗？”

“不想，早消了，你难道还想？我的激情刚才全吓跑了。”

“我其实没那么想，刚才是故意装的，引诱你，看你理不理智，你果然能忍耐，这样我对你在广州的生活就放心了。”

“我真的很老实。我好色，但只限于你，别人我一点兴趣也没有。”

“你可以称得上坐怀不乱。这次同你回广州，我们能长相守了。”

“一想到这我就觉得很甜蜜。我们再抱紧点，别说话了。”

我们就这样，相抱着睁大眼睛甜蜜蜜的躺着。世界只有我们两人醒着，一切幸福都被贪睡的人错过了，我们静静地享受着……最后，她在我头上亲一口，就走了。

她到卫生间，故意弄得乒乓响，然后听到她拉灭了灯，进了奶奶的房间，把门重新关好，归于寂静。

我后来一直睁大眼睛想她，直到天亮。

## 二

我很早就起床,这是习惯。我从军三年,最大的收获就是养成了早起的良好习惯。

她爸也起床了。两个男人在卫生间门口相互客气了一会儿,我让他先使用。

她爸的养身之道俗气而实在,就像用土办法保养一部国产机器,漱口的时候总是用牙刷顶住舌根,一阵兴风作浪的干呕,呕舒服了,就三下五除二地漱一漱,洗把脸,然后出门,上街买油条炸糕、豆奶之类的东西去了。

平常,这个时候小青就起床了,带我到街上早跑。说如果她在我身边,不怕我减不下肥。早一年,我还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。退役后,停止了高强度的训练,人又活得比较散懒,不到半年,脂肪迅速淹没了我的宽肩细腰和脸部诱人的棱角,就像海水涨潮淹没了美丽和礁石。

我也想让小青帮我退潮。

我推开小青的房门,房里特别暖和,奶奶和小青睡在炕上。奶奶每天要睡到九点才起床,这个时候她睡得最香。小青另盖一床被,睁着眼。我一进去,小青就咧嘴一笑,眨眨眼,然

后嘴唇噙成花骨朵，示意要吻我。

“起来，带我跑步去。”我小声说。

“你一个人去跑算了，没有人逮捕你，我太困，还想躺会儿？”小青跟我心照不宣地撒娇。

“你不去我也不去了。”

“不，你去，你没把肥减下来，我就不嫁给你了。”

“那就起来一起去跑嘛！”

我把手伸进小青被筒，抓住她娇嫩的脚板。

“哎哟——哈哈哈……”小青舒心地笑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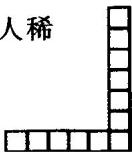
“奶奶还睡不睡啦？小青你长脑袋没有？你晓得嫁人了难道不晓得尊敬奶奶？”她妈妈不声不响地起床了，听到我们的嬉闹声，推门进来喝斥。

我和小青的对话很轻松，像音乐，足能唤起奶奶的记忆里某些少女情怀，所以她静静地装睡听着。她妈的喝斥倒真令奶奶睡不成了，唉唉地侧身说：“淑兰，你让她们谈吧，阿阳难得来一次，我听他们小两口亲亲热热的说笑，心里其实很舒服的。”

“咦——怎么能叫他们做小两口呢？妈您真是的……”

冬天，北京的晨风对于南方人，有一种利刀削苹果的感觉，风在脸上旋着剃着，不小心让它钻进脖子里，就像西伯利亚的寒潮南下入侵，使大片暖和的领土顿失生机。

新修的通往开发区的马路又直又宽敞，这个时候还人稀



车少，路边零星的几个老者，穿得球似的在打太极拳，虔诚而又一丝不苟，偶尔有一对对小夫妻，穿得单薄，喘着白气，肩并肩跑过。

“跑吧。”小青拉着我的手，矫捷地甩开腿，我跟着，心里热乎乎的。

“别跑这么快，慢点，小跑吧，昨晚……我后来一直没睡。”

“我后来也没睡呀。要跑快点，这样跑哪能出汗？减肥的原理是先跑出水，再跑脂肪，再说，这样跑等于穿单衣散步，回家后准感冒。”

小青是个极爱锻炼的人，早跑从上大学开始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又在豆蔻年华，所以她的身材颇长而又匀称，丰满不失婀娜，真可说是完美无缺的体形。我第一次见小青胴体的时候，就知道断臂的维纳斯全臂时是什么样子。

对于身材，我只能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在部队练成了钢筋铁骨。小青一挽我的胳膊，她就说她想起了“掷铁饼者”。

退役后，我从没早跑过，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现在只不过是贪恋同小青在一起的温馨，多创造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。因为小青等会儿又得去上班，要晚上六点才能回家。一天能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寥寥无几。

“你……你下午请个假吧。”我趁喘息还不剧烈，把想说的话先说了。

“别说话，快跑！”

这场跑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，我们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。汗早已出来，我们缓步走着，呼吸像奶奶擀的面，一会儿比一会儿均，一会儿比一会儿长。

“你下午请假吧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到宾馆里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很想么？”

“问你自己，怎么老问我？”

“看你这身肥肉，我会想么？你要还像过去一样英挺，我早就迫不及待了。”

“我就不信你不想，看你昨天晚上那样子。”

“哼——”小青娇气地呻吟了一长声，挽着我胳膊跨上一步，顺势投入我的怀抱。

“你上午给我来个电话吧，我尽量请假。不然你包了房我又请不成假怎么办？”

“有件事情忘记告诉你，我妈从今天起开始放春节假了，她问你什么，你好好地答啊？”

“嗯。”我幸福地点点头。

“尽量说真话，别骗她。”

“把你带走也告诉她？”

“别，千万别，你让她过个好春节。我妈到更年期了，一件小事就伤心透顶，你得说好听的，哄她高兴。”

为了赶时间，早餐就像打仗一样，生怕鬼子追来了。奶奶

还睡着，妹妹赶着高考，一个人睡一间房，饭好了，她爸才把她请到桌边来。

只有我和她妈吃得不紧不慢。

我这次来，她爸不置可否，既没有给我好脸色，也没有给坏脸色，总之就像我根本没来似的。急忙急措吃根油条，喝点豆奶，拉开门招呼妹妹说：“静儿，咱们走。”

小青也赶快吃完，接着梳妆打扮。我说，我去送小青，您慢吃。随后我就走下地毯，换鞋穿衣，在门口等小青。

小青挽着我的胳膊，给她妈看，亲亲密密地走出来，到街上。

“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从不打扮的，今天这衣服是穿给你看的。”小青拍着米色的全毛呢大衣说。

“谢谢！”我边说边看，那华贵的毛领围着她的脖子一直往下披到肚脐眼那儿才会合。

我来那天，小青确是穿着一件过时的淡蓝色的太空服回家的，头发也随便扎成一绺。有半年不见她了，第一眼见她不论她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我依然觉得她分外美丽。

“在我的同事面前，你从容点。”

“我见了敌人都从容，何况是你的同事？”

前面站着一群人，男男女女，都很年轻，他们是小青的同事，正在等交通车。

大家都扭头往我们这边羡慕地望了一眼，部分人又自尊地转过头去。几个和小青关系特别好的姑娘，像望自己男朋

友一样望了望我，和小青开起了一些很俗套的玩笑。我像举行婚礼一样挽着小青从人群中幸福而从容地走过。视线之内，目力所及，该点头的点头，该问好的问好。我的表情令小青很自信，因为我感到她挽我的手越来越紧。

一辆大客车急急驶来，拖着长长的刹车声停靠在大家面前，大客车车门上写着北京市一家著名的合资企业的名字。

大家都上了车，我和小青一直走到车门口，她才松开手上车。她轻轻对我说：

“记住上午来电话。”